

科技,打开文创新大门

□ 邵鹏利 郑 苓



▲作家麦家的作品在海外广受欢迎



▲纪录片让年轻人更加关注故宫



▲“敦煌诗巾”小程序让用户可以根据莫高窟壁画自制丝巾

随着科技的发展,科技与文化相结合产生的新文创正越来越引人瞩目。3月24日,包括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作家麦家、芬兰移动游戏公司创始人埃卡·潘纳宁等在内的中外文化产业人士,在UP2019腾讯新文创生态大会上,就数字化背景下构建新文化生态、打造中国文化符号、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未来之路各抒己见。

传统文化是新文创立足之根。作为中国最大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和举世闻名的世界文化遗产,故宫博物院近年来在文物保护、遗产传承上成绩斐然。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介绍,故宫正积极以互联网技术、数字技术为平台向公众展示众多文物藏品。目前已开发“每日故宫”APP产品,建立数字博物馆,通过VR影院、《我在故宫修文物》纪录片等创意产品,深挖故宫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让文化遗产在当代真正被激活,实现复兴。单霁翔表示,传统文化的活化推广,需主动与社交媒体、影视综艺跨界结合,吸引年轻世代去关心、热爱、参与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创新。

科技手段是新文创发展之需。如何让技术更好地融入每个人的生活体验,让文化在科技中绽放异彩?腾讯集团副总裁程武表示,新文创是一场面向未来的文化生产新实验。为了做好这场实验,腾讯调用了云、AI、小程序等许多数字化工具。2018年,腾讯公

司与敦煌研究院一起推出“敦煌诗巾”小程序,通过科技手段运作,用户可在手机上对设计师提供的8款主题图案、200组敦煌元素进行自由组合,DIY属于自己的丝巾。产品推出不到一个月,就有超280万用户参与。新技术在文化创意领域的应用,使得传统的文化生产和消费关系被重建。从线下到线上,从文化机构、设计团队、用户到生产商,文化方式的变革孕育出更多全新的可能。

科技力量与文化创意结合不仅让新文创产品变得生动,更能够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新手段和新途径。以青少年编程游戏Scratch为例,它的问世使编程不再只是“程序员”的事,用户通过简单地拽界面就能快速制作出动画、游戏等作品;由腾讯与敦煌研究院共同发起的“数字供养人计划”,则用壁画修复的互动创意,吸引更多年轻人参与到敦煌石窟的保护工作中。与会人士表示,只有勇于在科技上进行开创性的尝试,才能使新文创逐渐迈向文化价值与产业价值的良性循环。

近年来,中国文化产品走出去的步伐越来越快:2012年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刘慈欣《三体》在美国销量已向百万大关冲刺;《流浪地球》上映仅11天就刷新近5年来中国电影北美票房纪录……据阅文集团联席CEO吴文辉介绍,起点国际除翻译介绍中国的网络文学精品,已于去年上线海外原创功能。截至目

前,已注册了1.6万多名海外用户,发布超2.3万部海外原创网络文学。

显而易见,文化生产方式的进步,正在提升我们向世界讲故事的能力。今年初,由腾讯影业参与出品的科幻电影《流浪地球》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这部电影不仅让我们看到中国科幻片的突破,也向全球观众展现了一种不同于好莱坞大片的中国价值观、一种中国人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而除了电影,许多优秀的游戏、网络文学以及动漫作品,也正快速走向全球市场。它们的背后,是文化创意生态的繁荣发展,是游戏自主研发能力的不断提升,也是中国电影工业体系的稳步成长。所有的这些进步,正在重塑我们讲故事的方式,开始让世界听得懂,也喜欢听。

“中国故事之所以能够在世界取得认同,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日渐增强的国力,让文化输出成为可能,另一方面是因为优秀的东西方文学都具有一个共同的母题——人性。”作家麦家表示。他认为,一部作品要走向世界,需要以最诚恳的态度写人类命运发展的故事。中国当代丰富多彩的生活为作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不少优秀作家已经在艺术探索和吸收上达到了世界前沿。但万事开头难,要改变人家对我们的成见,我们需要付出双倍的努力,也需要耐心的等待。

舞剧《昭君出塞》赴美演出 向世界传递“和”文化

塞外边疆、风声鹤唳,烽火矗立,哀鸿遍野。当最后一位难民缓缓倒下,呜咽的哭声响彻全场。舞剧《昭君出塞》由此拉开帷幕,通过序《烽烟》、一幕《和亲》、二幕《出塞》、三幕《贺婚》、四幕《宁边》及尾声《共荣》步步推进,讲述了汉皇“宁边思倾国”,昭君“请缨赴塞上”,并最终老塞上,完成宁边使命、促成民族和睦的历史佳话。

舞剧《昭君出塞》对古老故事重新解构,果断地以《和亲》做开头,使得故事线条更加清晰,昭君和亲之后波澜般的命运起伏得到凸显。全剧从昭君这位和亲女性的视角来审视家国情怀,对自由的向往为角色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剧中的舞蹈类型丰富多样,在吸收现代舞和芭蕾舞特点的基础上,加入中国古典舞的神韵。有力的独舞、出彩的双人舞与震撼的群舞层层铺展,视觉效果极具感染力。舞剧被赋予独特的音乐语言,琵琶展现昭君内心的苦楚,汉军士兵配以打击乐和人声伴奏,匈奴则用蒙古族音乐表现,蒙古族女子舞蹈加入羯鼓和胡笳,巫师驱疫舞蹈加入口弦和马头琴。各种创新叠合在一起,使得这位中国历史上有着落雁之容和非凡大义的女性形象

更加真实、完整、立体地呈现在美国观众面前。

剧中昭君的饰演者、中国歌舞剧院青年演员窦率方表示,很荣幸能在这部舞剧中塑造昭君这个角色,通过中国古典舞来表现这位东方女性的命运,向美国观众传递中国审美。在剧中饰演复株累单于的青年演员冯世扬表示,饰演小单于不光要一遍遍打磨肢体语言,更让从多个维度去领会小我融入大我的家国情怀,从而使这个人物更加丰满。“和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舞者,我们担负着用舞蹈语言讲述中国故事,解读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使命。”

舞剧《昭君出塞》在美国的演出吸引了许多观众。家住美国费城的洪女士说:“我是中国歌舞剧院的粉丝,此次《昭君出塞》在美国的6场演出我都去看了。能在异国他乡看到如此华美而又极具东方古典意蕴的舞剧真的是一种非常激动。”

美国东北大学的学生阿曼达·斯威特评价说:“舞蹈美轮美奂,我对昭君背后的中国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期待在美国能够看到更多这样的演出。”

(钟歌文)

用鲜活的人物画像新时代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是国家和发展的70年,也是各行各业中国人奋斗的70年。为书写时代和人物,芒果TV、湖南卫视、湖南都市频道和人民日报客户端联合推出主旋律纪录片《我爱你,中国》系列。节目自2018年4月推出至今,总点击量破亿,覆盖人群超过2亿。

《我爱你,中国》目前播出了“致敬热血军人篇”“致敬美丽中国守护者篇”“致敬新时代奋斗者篇”三季,镜头聚焦在军人、环保人士、科学家、改革家等群体身上。他们有西藏高原上平均年龄22岁的女炮兵,驾驶歼击机安全飞行5000小时的空军飞行员,也

有沙漠种植梭梭树的老人。他们是中国发展的亲历者,也是参与者、推动者和引领者。节目通过挖掘他们身上的故事,回答“我怎样与时代相处”“我怎样与个人相处”“我怎样平衡大爱和小爱的关系”“我怎样平衡家国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展现普通人的精神风貌,描绘时代的精神图谱。

在全媒体时代,融合正成为主流。《我爱你,中国》具有强烈的融媒意识。节目在制作与呈现上,兼顾了大片意识和小屏叙事意识。小屏幕叙事和大屏幕不同的一点在于,小屏需要留白,以丰富的细节为受众提供探寻、审视、演绎的线索和空间。在《百战归

来王文昌》中,飞行员王文昌和妻子的邮件往来在解说里只有几句带过,但镜头从遣词造句到字迹笔触,给予信件充分的呈现。如王文昌给妻子信的落款是“爱得死去活来的文昌”,这一细节就被很多网友发现,成为意外的笑点和动情点。

为了让主旋律更加接地气,《我爱你,中国》在镜头、解说、音乐、对白上都力求生活化,不讲空话套话,源于日常又升华了日常,在朴素的故事和情感中描摹为大爱舍小爱的精神境界,刻画为时代不懈奋斗的人生追求,让人感受到向上的力量。

(殷乐)

墙内看花

最近,“辉煌岁月”北京京剧院建院四十周年纪念演出正在热演中,其中,《明朝那点事儿——审头刺汤》《碾玉观音》《马前泼水》《浮生六记》《惜·妓》5部小剧场京剧,因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引发关注。

对于话剧舞台来说,小剧场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然而,对于京剧而言,小剧场还是一个新鲜事物。北京京剧院无疑是国内小剧场京剧的先行者。2000年,该院以老戏《马前泼水》为蓝本大胆创新,提出小剧场京剧的逻辑,在无先例可借鉴的情况下,成功走出了小剧场的

小剧场为京剧添活力

□ 郑 娜

第一步。小剧场剧目《马前泼水》一登台即引发了年轻人的观剧热潮。剧目对老戏里面的精彩场次如“通定休书”“马前乞怜”“泼水羞妻”等进行了继承与创新。为使其适应小剧场的表演需要,剧目还对人物表演、唱词声腔、舞台道具进行精加工,加入了一些话剧里的叙事手法,以便更符合现代观众的需要。

从2000年首次亮相至今,《马前泼水》每逢登台都广受欢迎。这充分体现了小剧场京剧的魅力。由于舞台与观众距离更近,小剧场京剧更有利于表现一些生活化的内容,表达人物微妙复杂的情感,让京剧与日常生活的联系显得更为密切。

其实,京剧距离中国人的生活本来就不遥远。京剧中既有鸿篇巨制、家国大义,也有中国人的人情世故、衣食住行。这样的“小戏”过去我们看得少,不是因为

没有,而是因为大剧场大制作限制了这些“小而微”的美学呈现。小剧场的出现,恰好弥补了这一空白。对于当下京剧的传承发展而言,小剧场京剧可以说是一条颇具价值的路径。它让我们有机会去挖掘京剧中更为生活化、更为细腻的部分,然后以更加现代的、多样的方式,近距离呈现给观众。当然,这一切都建立在对传统戏曲的传承之上。京剧有悠久深厚的美学传统,像主流传承下来的《四郎探母》《锁麟囊》等

珍贵古籍《洪武南藏》重新出版

由北京大方广华严书局、北京华严古籍文化研究院、北京华严慈善基金会组织的华严修藏团队,经过近8年努力,重新修复国家珍贵古籍《洪武南藏》,还原其600年前的历史原貌。著名古籍专家李致忠先生为它定名为《重修复原洪武南藏》。

3月23日,《重修复原洪武南藏》出版座谈会在京召开。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洪武南藏》编辑出版委员会主任楼宇烈,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洪武南藏》专家委员会主任李致忠,国家古籍保护协会副会长倪晓建等近百名专家、学者及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参加了座谈会。专家对华严修藏团队不为名利、锲而不舍的精神给予了充分肯定与鼓励。

《洪武南藏》是明代初期由官方出面刊刻的一部大藏经,又名初刻南藏。它从洪武五年(1372)开刻至建文末年(1402)面世,至今已有617年的历史,被学术界专家、学者公认为海内外稀世孤本,国家重要文化遗产。因年代久远,《洪武南藏》在600多年的流传过程中,历经风云变换,经书遭虫鼠咬,纸质也已经脆化,经卷缺失及破损程度相当严重。上世纪90年代末,四川省佛教协会获有关部门支持,历时五年,耗资数千万元人民币,将这部藏经进行了初步抢救整理。限于当时资金及技术条件所限,部分缺失的经文及错误之处还未来得及补进和纠正。为此有关部门决定,将《洪武南藏》后期抢救、修复、重现历史原貌等事宜,交由北京大方广华严书局、北京华严古籍文化研究院、北京华严慈善基金会执行。

自2011年5月开始,在资金、人才、办公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华严修藏团队依靠自身整合了专家资源、国内外信息资源、企业家资源和志愿者资源,终于使这部隐藏了600年之久的《洪武南藏》重新得到修复,并将从《大般若经》开始,陆续把《全藏》重修、复原、出版。

(文纳)

